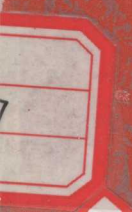


秦瘦鸥著

戏迷自传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100

戏迷自传

XI MI ZI ZHUAN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胡一平

封面题字 黄佐临

封面设计 郭晓军

戏迷自传

秦瘦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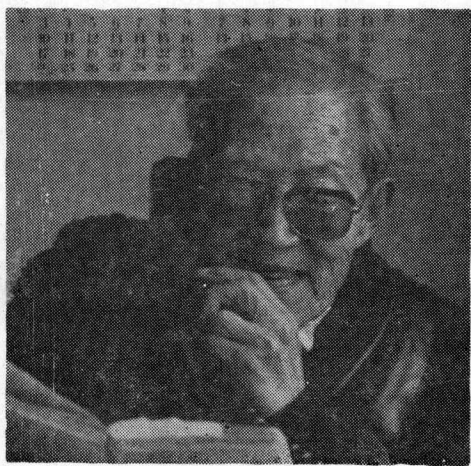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上虞印刷厂印刷
(上虞百官横街路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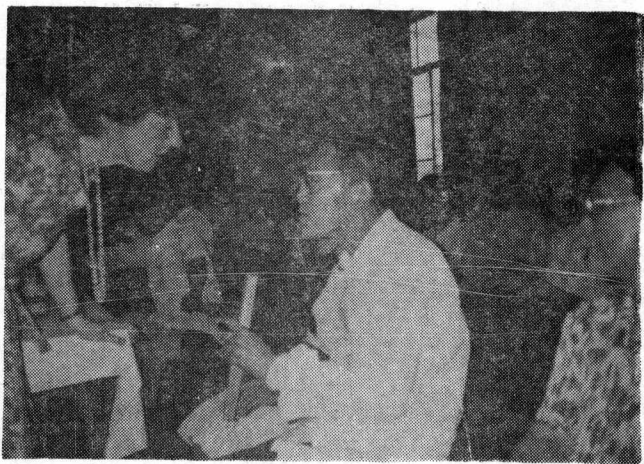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4 字数152000 印数0001—18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339-0493-1/I·459 定价: 3.50元



作者秦瘦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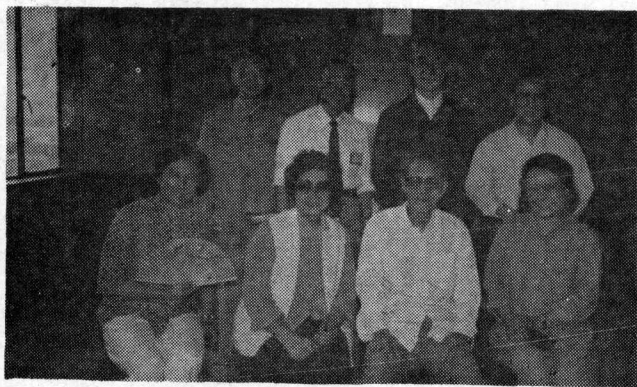
作者（中）与美国著名导演乔伊·卡琳女士在青年话剧团排练厅
交谈，右为著名艺术家白杨



作者（中）与当代
著名京剧演员
李炳淑、李永德



作者（右）与京、昆剧大师俞振飞（中）及俞夫人李蔷华



作者（前三）与著名影剧明星白杨（前四）著名越剧演员
戚雅仙（前二）、毕春芳（前一）



作者与电视剧《秋海棠》编剧黄允（中）导演郭信苓



作者（前左）与著名越剧演员尹桂芳（前右）
及著名话剧演员李家耀（后左）徐敏（后右）

目 录

自报家门.....	(1)
六岁看草台班.....	(4)
七十年前的评弹与电影.....	(7)
小城里演文明戏.....	(10)
李春来与双处.....	(13)
上海早期的电影院.....	(17)
与昆曲结缘的经过.....	(20)
人以群分.....	(23)
追随瑞、杨二老.....	(26)
谈票友.....	(30)
玩票未成 落荒而走.....	(33)
戏剧协社·洪深·《少奶奶的扇子》.....	(36)
忆少年游侣阮玲玉.....	(39)
共舞台群丑.....	(45)
夜访欧阳予倩.....	(48)
白玉霜其人其艺.....	(51)

关公戏	(54)
周信芳带我看绍兴大班	(58)
笑舞台与郑正秋	(61)
大世界群芳会唱	(65)
“捧角集团”——梅党、白党	(69)
十里洋场的剧评家	(73)
鼓王刘宝全	(76)
“案目”制度	(79)
尹桂芳·竺水招·戚雅仙	(82)
看“借台练戏”	(85)
叶盛章、叶盛兰兄弟	(88)
佐临与苦干剧团	(93)
连台本戏的断想	(96)
奇才的夭折	(100)
看白俄演芭蕾舞剧	(104)
坎坷半生的新艳秋	(107)
几位“劈纺专家”	(110)
我的患难之交	
——昆剧传字辈艺人	(113)
小翠花与陈永玲	(116)
身段最美的演员刘奎官	(119)
难忘的几出滑稽戏	(124)
半世纪前的西方影片	(127)

影评人的摇篮.....	(130)
几位闪闪发光的京剧武旦.....	(134)
盖叫天一家子.....	(139)
沪剧·王雅琴.....	(144)
话说“反串”.....	(147)
俞振飞与孟小冬.....	(150)
初会红线女.....	(153)
谈荀派戏兼及童大姐.....	(156)
从《典子》谈到母爱.....	(159)
对胡蝶的再认识.....	(162)
如何继承麒派表演艺术	
——一个老戏迷的冒失话.....	(168)
终于和电影、电视搭界了.....	(171)
记邓宛霞	
——京昆剧舞台上的一颗“慧星”	(175)
打动听众方为高	
——高元钧和山东快书.....	(180)
何处是归程 长亭更短亭.....	(183)
关怀与单星梅	
——从两个京剧新秀的不同遭	
遇谈起.....	(186)
简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189)

赞川剧《水漫金山》.....	(192)
潘金莲在舞台上.....	(195)
对《红高粱》的争议.....	(198)
参观苏州戏曲博物馆.....	(200)
看张洵澎演杜丽娘.....	(203)
外行看北京人艺的演出.....	(205)
兰香馥郁沁心田.....	(208)
梅派艺术杰出传人李炳淑.....	(212)
寻访胡蝶故居.....	(215)
程派新人何寥落.....	(219)
我的“小妹”黄宗英.....	(223)
“太监”的话.....	(227)
我不过是个戏迷(代跋).....	(230)

自报家门

数十年来，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朋友们当着我的面或在背后都称我为戏迷。有人还开过这样的玩笑：“若在全国举行一次选举最佳戏迷的大奖赛，我准定投你一票！”

称我为戏迷，我当仁不让，可以接受；至于最佳之称，务请另选高明。倒是我本人已年逾八旬，体力正逐渐衰退，甚至影响到了看戏，尤其是在夜晚，往往不大敢出门。于是思想上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紧迫感，觉得应该抓紧时机，把七十多年来自己作为一个戏迷的经历，以及从看戏和其他有关活动中所见到的，连同所感受到的，通过回忆、核实、筛选、整理，尽可能真实地写出来。从一个外行的角度，对我国戏剧事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一些野史式的资料，让一般的读者也从中丰富一下茶余酒后的话题。

先前，文人们有所著述，经常要在正文之前写上一篇序言、楔子或作者的话之类，现在的作家，则喜爱在卷首用黑体或宋体字，印上几句他们自己精撰的妙语，作为开宗

明义的独白。我写《戏迷自传》又岂能免俗？那就干脆按照传统戏曲的程式，先来“自报家门”吧。

所谓自报家门，就是每一出戏里比较重要的角色在不能用别的方式，如呼唤、点将等来作间接的介绍时，就由他们自己向台下的观众道出姓名、身份、来历等，帮助观众理解剧情。这一程式有简有繁，最简单的可以只用一句白口，例如：“老汉吕伯奢”、“下官监斩官是也”等等。繁琐的，先要在幕内唱上几句，然后上场亮相，念定场诗，再报姓名等等。例如，京戏《文昭关》里的伍子胥，出场前在幕内先高喊一声“马来——”，再接唱“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然后才扬鞭走出。昆剧《思凡》里的尼姑出场先念定场诗：“削发为尼实可怜，禅灯一盏伴奴眠，光阴易过催人老，辜负青春美少年。”然后念白：“小尼赵氏，法名色空，自幼在仙桃庵内出家……”

我既要写这篇自传，自报家门就得详尽一些，否则戏迷多矣，读者岂能在一般戏迷的共性中，认识到我的特性？

我首先要老实交代，我并非出生在什么戏剧世家。在我的上三代和下两代的家属中，也从不曾有人跟戏剧、戏曲、影视等形象艺术发生过实质关系，所以在我的身体结构里，不可能找到什么戏剧细胞。我之所以成为戏迷，跟先天条件无关，主要由客观因素促成。

一个真正的戏迷，做到无戏不看、久看不厌还不够，至少应对各种戏剧曲艺都有一定的了解，还得下些钻研和摸索的工夫。否则，戏也会看不下去，更不可能进入如痴如醉的境界。至于如何钻研摸索，也有不少渠道。长期以

来我本人所采取的方法是：一方面尽可能广泛地阅读有关各种戏曲、影剧的史料和专著，包括报刊上发表的新闻、评论之类；另一方面则是以最真挚的感情向内行靠拢，从中选择良师益友，倾诚结交。

谈到跟内行结交，过去最盛行的是请客送礼、定座捧场，我觉得未免流于庸俗，再说我也无金可挥。其次是撰写诗文捧场，那些名士动辄用“千娇百媚”、“天仙化人”等等十分肉麻的词句去捧男旦；对老生们则是夸他们的嗓子好得“响遏行云”，或“绕梁三日”，陈词滥调，令人作呕。再不就是为了《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应该穿靴还是穿鞋那么一点点小关节大开笔战，也未免无聊。

另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钻进后台去，以求结识名角，然而自尊心强的艺人对此都是很反感的。此外就剩学戏这条路可以接近内行了，但人的年龄一到二三十岁，哪里还能练功？即使只学文戏，唱念两行也很难过关，既属自讨苦吃，又浪费了艺人们的精力。

因此这些我都不干，只在经过了解后找少数几位意气相投的内行随便聊天。逢到他们不出台的日子，便登门拜访，或者邀去品尝一些较有特色的小吃，如天津馆的熏肉、熏肠、火烧，教门馆的生炒牛肉丝、炸羊耳朵、锅贴等，边吃边谈，自由自在地进行思想交流，增进友谊。日子久了，也确实由此而交上了不少真朋友、好朋友，获益良多，并从中积累了较多的素材，今天居然还能写出这部自传来。

六岁看草台班

我父亲早逝，等我会认人的时候已只剩须发皆白的祖父、驼背的祖母、刚入中年还很健美的母亲和七岁的姐姐。因此我作为一个男孩子，总嫌家里太闷，太寂寞，没有合意的伴侣，一心只想野到外面去。慈祥而疼爱我的祖父别无他策，只得在我入学前经常把我带到他身任阿大先生的酱园里去。

所谓阿大先生亦即经理，按照阶级分析，就是资方代理人。我祖父既懂得酿酒造醋，又会做生意。店里的管帐、伙计大半是他的学生，最小的一个外号麻皮阿松，才满十六岁，是农村来的。我走进酱园，阿松爷叔就成为我的专职保育员。我也喜爱他，成天缠住不放。由他伴着坐在店堂里看伙计们做买卖，尽管也很新奇，但跟着他去逛街游庙，更合我的口味。而最大的乐趣则是在有草台班演出时，由他带着我去看戏。

尽管我才五六岁，心里毕竟也不太混沌了，一经比较，马上觉得看戏真是最开心的事。试想锣鼓喧天，台上

红面杀白面，台下万头（夸大）攒动，欢笑不绝，怎不叫我乐而忘返？阿松爷叔也刚成年，最来劲的就是赶热闹。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凑到一起，往往会连看日夜场，害得我祖父守在酱园里火冒三丈，母亲待在家里望眼欲穿。

我此刻回想起童年看草台班演出的情景，心里还不免异常激动，颇有余味醺然之感。下面我将尽力之所及，为读者认真细致地描绘一下。

七十多年前，即使在富庶的江南，那些小县城里都还没有什么戏馆或电影院。同时越剧、沪剧、锡剧都还停留在的笃班、滩簧的原始阶段，昆剧则已由盛转衰，因此各地群众所能欣赏到的戏曲主要只有正在全国范围内渐占优势的京剧。可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即使是京剧班，也很难在城镇里长期演出，大部分都得到各处去流转。他们每到一处，除尽量利用寺庙外，就是随便找个地方，草草地搭起一座戏台来，开锣演唱，所以有草台班之称。在河流纵横的地区，又称水路班。因为他们的行头非用船只运载不可，而演员也可以船为家，不必另找住处。这些船只，有戏班自备的，也有临时租用的。

据我记忆所及，当年我看到的那些草台班所演的剧目，都以武戏为主，每一场从开锣打起，直打到停锣散场。这也不奇怪，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空地上演出的，即使是庙里的戏台，也都是三面透风，全无遮隔，扩音器那时尚未广泛运用。台下人如潮涌，吵闹不绝，唱文戏必然吃力不讨好，那就只能用武戏来吸引观众了。草台班演员的武功也真出色惊人，我看到过一位演《收关胜》的武二花，使的大刀又猛又快，盘旋飞舞，风雨不透，台下观众看得

目瞪口呆。等他刚一收势亮相，叫好声四起，真有些像大家常说的“雷鸣般”。那些武生、武旦、武丑翻起跟斗来简直和拚命差不多，时常因为冲得太猛，摔下台去，幸而台前密密麻麻地站的都是观众，摔在大家身上，演员和观众都伤不了，最多引发一阵粗野的叫骂声而已。

寺庙里演戏一是农历春节期间，二是神佛的诞辰。大庙的戏台一般为固定建筑，高出地面约三四米，面向大殿，演出时殿前和左右两翼都搭起看台，让花钱的观众就座。如果想不花钱看戏，只有挤到中央那方贴对戏台的空地上去，这叫做“轧台前”。轧台前可得有工夫，必须年轻力壮，能够站上三四个小时不叫脚酸，否则挤在里面想退出去已不可能，硬要坚持到终场。我的阿松爷叔就有这种过硬的本领。我呢，就分开了两腿，骑在他的肩膀上，同时用自己的小手紧紧地抱住他的头颈，以免摔落，倒有些像现在所说的叠罗汉、搭人梯。

草台班艺人的生活非常艰苦，当年他们在嘉定的城隍庙里演出时，戏台两侧的厢楼既是他们的后台，又是晚上的宿处。演员不分主角或龙套，一律睡地铺，稻草就是床褥；且因地方太窄，转身也很困难。大部分的艺人衣服单薄、破旧，仅可蔽体。冬天的上午他们往往一起蹲在街边晒太阳取暖，一边低下了头捕捉衣裤上的虱子，简直跟一群乞丐差不多。生活在今天新社会里的演员们恐怕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吧。